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

聖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周穆王夫稟生受有窮之形况仰變  
 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  
 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  
 理顯著若誠苦實故謂之知生或之  
 理物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連未聞  
 神慮感者以顯昧為成驗連連而  
 狀賦故病然而自私以形數為真宅  
 曰天地成器無所不色人生其中但  
 保其有曾不知神為形主無制於有  
 重人所以養生而不知養生之主形  
 約以為死不知神賦之長存速者為凡  
 人悟者通聖智者多矣故先說悟凡  
 者以辨之。政和通無真妄物有欲  
 是相之夢覺自生歸歸唯大聖知之  
 通為一。范曰憚於有者一毫成隔  
 悟於無者萬法同宗體道之人洋游  
 乎萬物之祖造形而上與化人同游  
 悟理之微與造物器與一死生好惡  
 齊夢覺之迷雖存亡得失寒暑好惡  
 一無所知雖天地四方水火寒暑一  
 無所別太虛無物運性宅之  
 自然又執辨辨以物為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也入水火  
 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破  
 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  
 人之慮  
 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

政和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水  
 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墮高下一  
 體虛實兩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  
 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  
 易人之慮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  
 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盧曰凡人之慮不過嗜慾辱憎名利仁義  
 矣化人今反其真故云易也化人者應物  
 之身也窮聖極智應用無方千變萬化未  
 始有極者也

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

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  
 廚饌腥蟻而不可饗也王之嬪御臞惡而  
 不可觀

盧曰陋王之宮室腥王之廚膳臞王嬪御

者明化人不貴聲色滋味及居處也  
 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楮堊之色無遺  
 巧馬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  
 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于娥媼靡

曼者

娥媼妖好也靡曼柔弱也

施芳澤正蛾眉設筓珥珠明瑱也衣阿錫  
 布曳齊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  
 香茅以滿之臺館奏承雲六笙九韶晨露以  
 樂之

承雲黃帝樂六笙帝嘗樂九韶舜樂晨露

湯樂

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異化人猶不舍  
 然不得已而臨之

盧曰王不違其意更崇飾之化人猶不釋

然明心不在此也  
 政和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  
 神奇臭腐迭相為化則美惡美辯化人以  
 王之宮室廚饌嬪御為不可而必改築簡  
 擇然後臨之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故  
 穆王欽之特若神而已

范曰孔子曰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所謂

化人者殆亦化為人者耶故水火金石可  
 入而貫山川城邑可反而移以無有入無

間不墜於虛以無厚入有間不礙於實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無體也有以變物之形無思也有以易人之慮謂之化人固宜如此穆王乃盡欽事之道推露寢以居之曾不知其卑陋而不可處也引三牲以進之曾不知腥蟻而不可饗也選女樂以娛之曾不知膾惡而不可親也於是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態奏雲韶之樂獻以玉衣薦以玉食曾不知其猶不舍然也不得已而臨是直隨其過而安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焉耳

居亡幾何謂王同游王執化人之法法也騰也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官化人之官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馬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膏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絕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

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所謂易人之慮也

盧曰中天至靈之心也以穆王未能頓忘

其嗜慾故化以宮室之威奪其所重之心焉

馬

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悖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感自然之數也

政和言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

之所居則明其非也構以金銀絡以珠玉

觀聽嘗納皆非人間之所有而王至於不思其國其可樂如此其所及之處仰不見

日月俯不見河海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而

王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其不樂如此此之謂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

化人移之移也王若頑虛焉頑也

盧曰至極之理即化人所及之處也萬象

都益也何日月江海之可存眾昏皆除也

何光景之能有此俗形所不能止常心所未曾知常戀未忘故請歸也

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

其前則酒未清有未拂拂也王問所從來左

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

更問化人

問其形不移之意

盧曰亡攀緣之慮入寂照之方一念之間

萬代所不及至人之域豈更別有方聖故

酒未清有未拂左右見王之默坐而都無

所從來王因坐忘三月不敢問矣

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異動哉

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

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

域之物其在覺也俯仰之頃更無操六合

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

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

且曩之所居美異王之宮曩之所游美異王之圖王間恒疑暫亡

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暫亡者心之感也

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

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

盧曰夫神之異形此益明矣王但閑習常見故有疑於暫亡若夫至道之人常亡其形者復何疑哉神之變化徐疾不可盡言

政和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則神游者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形不必動而心與之俱矣世之人以常有者為真以常無者為妄故閑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暫亡者有棄空蔽於一曲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真也明乎此則曩之所居美異王之宮曩之所游美異王之圖

范曰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其視夫中天之臺為如何哉耳目所視聽鼻

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其視夫鄭衛之態雲韶之樂獻玉衣而薦玉食者為何如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曾不知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有若是也故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則變

物之形可知王自以居十數年不思其國也則易人之慮可知雖然止是耳矣由非其至故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則非所謂上見光者俯不見河海則非所謂下為王者光影所照王目眩不

能得視以其未能見曉故耳者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以其未能聞和故耳百骸六藏憊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怖其徑庭惕然震悸殆將自漉而反矣已而既寤則所坐猶駕者之處侍御猶嚮者

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者未晡王問其所從來曾不知其點存於此而形未嘗動也故以是為神游焉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互乎不測游乎無有俛仰而再撫四海恍惚而經緯萬方又豈形之所能累耶

審造乎是則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在我而已化人之宮夫何遠之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

肆意遠游

盧曰莊子之論夫貴道之人遺天下而不顧是德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乎且聲色嗜慾之溺也豈有道之所純詭乎故王大悅其道不恤國事不

樂臣妾也遠游者忘於近習者也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論古華騶而左綠耳右騶赤驥而左白臧古義主車則造父為御古上齊下合此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騶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

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鶻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漣乳也以已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

水之陽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

別曰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  
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

山海經

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王和之和答也詩

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西登於崑崙山一日

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

諧於樂詳後世其追數吾過乎

自此已上至今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

傳

穆王幾神人哉言非神也

政和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穆王不知所

以出入六合在此而命駕驟乘日行萬里

故雖至巨蒐之國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

宮賓王母于瑤池之上昨乘雲氣御飛龍

游乎四海之外者也故曰幾神人哉言近

於神而非神也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

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

世以為登假焉

假字當作遐世以為登假明其實死也

盧曰擇翹駿揀賢才應用隨方不限華夷

之國唯道所趣不遠軒轅之官窮天地之

所有極神知之所說不崇德以矜用方樂

道以通神千載散化而上升世俗之人以

為登遐焉矣

范曰穆王悟化人之言乃不恤國事臣妾

駕八駿之乘至巨蒐之國宿崑崙之阿封

黃帝之官觴瑤池之上肆意遠游一日萬

里亦可謂神矣然語之以乘雲氣御飛龍

而游乎四海之外則未也故以為幾神而

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

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

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

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

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

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窮二儀之數挫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

覺其難也

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造物者豈有心者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情

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

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

假物而為變筆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

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

注見篇目已詳其義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

盧曰夫形氣之所變化新新不住何殊於

幻哉故神氣所變者長遠而難知法術之

所造從近而易見乃不知乎難知者為大

幻易見者為小幻耳若知幻化之不異生

死更何須學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

存亡自在備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

走者飛

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  
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  
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蘊  
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  
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  
而事者修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  
之令不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  
爍則飛鍊雲沙以成水頃得之於常衆所  
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  
情者則陶鑄群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  
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顯  
眇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  
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願奇以駭  
一世常人之事耳  
盧曰精乎神氣之本審乎生死之源則能  
變化無方此必然之理也會須心悟體證  
故不可以言語文字傳者也  
政和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揖而進之  
於室者以此不可與往者慎勿與之屏左

右而與之言者以此陰陽之運四時之行  
萬物之理俄造而有條化而無故曰有生  
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物以生為始以死  
為終以生為常以死為變而皆冥於造化  
陰陽之所運者也故曰造化之所始陰陽  
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既窮造化陰陽  
之數又達有氣有形之變則謂之化付之  
條於數變者復因其形而移易之則謂之  
幻造物者天也天則神矣故巧妙而不可  
測功深而不可究此所以難終難窮因形  
者人也人則明矣故巧顯而遽成巧淺而  
俄壞此所以隨起隨滅夫生死固然也幻  
化或使也自道觀之皆非真常則知幻化  
之不異於生死也冥往而非幻哉今且吾  
與汝皆幻也而學幻焉是猶所謂夢之中  
又占其夢者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  
亡而吾固自存也惜校四時則役陰陽而  
不役於陰陽冬起雷夏造冰則制四時而  
不制於四時飛者走走者飛則馳萬物而  
不馳於萬物巧妙功深且與造物者游矣

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則為其難終難  
窮難測難識故也故善學幻者建之以常  
無有然後足以盡此  
范曰以我幻物倒而本正非所以通物也  
然自道觀之所以通物猶是也故氣兆芒  
忽形分混沌無物不然乾於鑪錘者為造  
化之所始設於機械者為陰陽之所變生  
死得以命之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  
者未能超出於無數之先因形移易者未  
能頓革於無形之表幻化得以命之故謂  
之化謂之幻是二者或本於造物而得之  
自然故巧妙功深而難終難窮或本於因  
形而未能無待故巧顯功淺則隨起隨滅  
若夫槩之以道則幻化之與死生亦未嘗  
異茲偃師之倡者所以能與造物同功歟  
苟明是理則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是  
亦幻而已矣以幻學幻與夫夢之中又占  
其夢者莫異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  
深思三月則由未能不思而得也然遂能  
存亡自在而不累於物惜校四時而不拘

數雷冰反用飛走異形終身不著其術又况夫體道者乎操至權以獨運幹萬化於不測固有所謂密用而獨化者世豈能識之者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

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

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美為而不假

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

政和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庸者言

其道之藏諸用其功同人者言其功之顯

諸仁五帝曰德三王曰功其迹之所履者

爾其心未嘗不一也然既已為智勇之力

而未敢必又以為由化而成而或者疑之

其善為化莫測如此是謂與天地同流者

歟

范曰其道密庸藏諸用也其功同人顯諸

仁也是道也非體神為化未易致此然道

者其本也功者特其餘事耳故藏諸用者

雖曰退藏於密而可用可見者本焉顯諸

仁者雖曰為徒於人亦未嘗不作於無也

為化若是則應垢批糠猶足以陶鑄帝王

彼智勇之任是時應世之蹤迹耳豈其所

以迹哉古之人所以藏其利器不以示人

酬酢萬變淡然無事者誠以此道也然則

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况於世俗之昏

亦何以測其妙乎

覺有八微夢有六候

微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

美謂八微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

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微

形所接也美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

夢

周官注云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

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

也

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

范曰周穆王之神遊似至非至老成子之

學幻似真非真審造其極則等視世間萬

殊有同覺夢故於此復繼以覺夢之說也

莊周齊物之篇其言覺夢與此同意故與

為則成於事得與喪則異乎物哀樂則萌

於心生死則係於數此八者形所接也其

事為可驗故謂之八微平安而夢是為正

夢驚愕而夢是為噩夢思夢則思而有所

感若孔子之夢周公是也寤夢則寤而有

所見若狐突之夢太子是也喜夢則有所

喜而夢懼夢則有所懼而夢此六者神所

交也其兆為可占故謂之六候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

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其所

由然則無所怛

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

尋其本者莫不致感誠識所由雖譎怪萬

端而心無所駭也

虛曰夫虛心寂慮反照存神則能通感無

變化被舍靈矣人徒見其用化之跡不識夫通化之本也何者以其道審用而難知其功成不異於人事故五帝三王人但知其智勇之力不能識其感化而成之者也然覺有八微夢有六候者生人之跡不過此矣故為得喪哀樂生死形所接也正惺思寤喜懼神所交也形所接者咸以為覺神所交者咸以為夢而覺夢出殊其於化也未始有別知八微六候之常化也是則識其所由矣夫知守神不亂而化之有由則所遇微候何所驚怛也

政和其覺也涉事故驗之以八證其夢也藏理故占之以六候所遭謂之故所作謂之為得言所益喪言所失哀樂累其心死生變於已之八者形開而可驗者也故曰此八證者形所接也正惺思寤喜懼之六者魂交而可占者也故曰此六候者神所交也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晝夜之變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為覺也識感變之

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所謂大覺而知此其大夢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萬物一齊孰覺孰夢何怛化之有

范曰覺有八微雖形所接因其八微而驗之未嘗不形於夢夢有六候雖神所交因其六候而占之未嘗不始於覺然則感變之所起殆亦有因而然者耶不識其所起則事之至也感其所由然識其所起則事之至也知其所由然知其所以然則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利害之端夫孰足以患心已但如怛化之怛心有所愛則忘所憂而矇心有所怛則慮所患而明識感變之所起則無患矣何怛之有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  
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夫性猛烈過燔燭也  
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或生或殺也

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  
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

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移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啣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而致感也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

盧曰神氣執有則化隨陰陽所感則夢變或會極而為應或像似而見跡或從因而表實或及理而未表情若凝理會真冥神應道者明寂然通變憂樂不能入矣

范曰形有盈虛氣有消息雖天地之大此實與之通雖物類之夥此實與之應夢覺相符豈苟然哉故夢之所見或以陰陽為之寇或以物變為之感或與覺相反或與事相類殆有所因而然也古之人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以此歟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

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

故晝想夜夢形所遇

此想為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此間常語

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

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晝無情念夜無夢寐

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夢為鳥而戾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

化往復也

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

寓言以明理也

盧曰夫六情俱用人以為實意識獨行人

以為虛者同呼為幻夢行人以為夢為實

者同呼為真是曾不知覺亦神之運夢亦

神之行信一不信一是不達者也若自忘

則不夢豈有別理者乎

政和通天下一氣耳此所以盈虛消息皆

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陰氣壯則夢大水而

恐懼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

而和則或夢生陰陽俱壯而非則或夢殺

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

夢溺盈虛之理也甚飽夢與甚飢夢取將

陰夢大將疾夢食消息之理也藉帶而寢

則夢蛇飛鳥啣髮則夢飛因其類也飲酒

者憂歌儻者哭反其類也蓋形之所接存

於晝故神之所遇生於夜是則神形所遭

皆盈虛消息之自爾若夫冥以一真每與

道俱則覺夢一致實妄兩忘是之謂真人

范曰其寐也魂交故遇而為夢其覺也形

開故接而為事晝想夜夢是真形神之所

遇耳必有神凝者焉通晝夜而知融夢覺

而一成然寐遽然覺物之化往來未嘗容

心於其間故夢為鳥而戾於天夢為魚而

沒於淵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不知蝴蝶

之夢為周歟萬形自化無欣戚非大覺

者孰能為此雖然夢若反一猶有妄見道

至於真人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以真冥真妄一真覺之與夢一無所

別茲所以其覺自妄其寢不夢也然黃帝

之華胥不為未至者是特寓是以明理而

已矣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